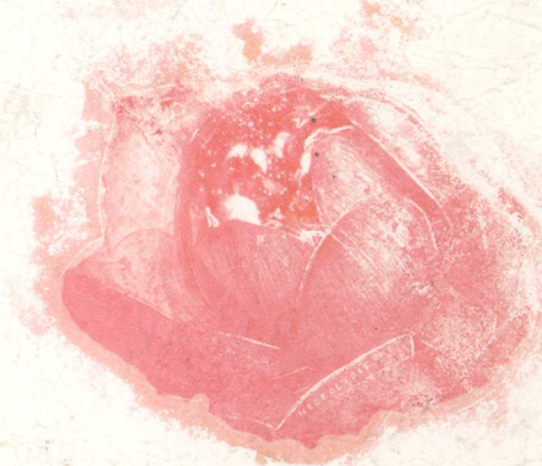




华语顶级编剧（《卧虎藏龙》《人间四月天》等）最新婚姻爱情力作

谢谢你 曾经爱过我

(台湾) 王蕙玲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台湾) 王蕙玲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 王蕙玲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00-06931-0

I. 谢…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8816 号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XIEXIENI CENGJING AIGUOWO

(台湾)王蕙玲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发行热线:592829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

660×980 16开本 18印张 330千字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6931-0/I·1004

定价:2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9282927

目录

第一章	最初荡开的情感涟漪	1
第二章	爱的毒瘾	31
第三章	陷落于情感的森林	59
第四章	意外的救赎	89
第五章	相爱的婚姻也有黑洞	122
第六章	二十年岁月的酒	152
第七章	在爱情中挣扎	181
第八章	猝不及防的命运	223
第九章	雨后的阳光温暖怡人	247
尾 声		283

第一章 最初荡开的情感涟漪

一个普通的早晨，一个平常的事件，因为一个偶然的相遇让一切变得不同。命运的轮转从此开始……

1

谭雨微觉得，阳光明媚的清晨是诸事良好的征兆。在这个季节里，连续下了一周的梅雨，今天却突然放晴。这是一个捡来的好天气，甚至给人造成一种轻快愉悦的奢侈感。这些年，这个移民城市的楼房与人口不知又增长了多少倍，因此在梅雨季节里更显得闷热。但是今天，天地干净整洁得像洗过晾干一样，一切清新明快。所有丑陋，不漂亮的事物与情感仿佛不会在这个城市发生，将来也不会有。

这就是上海。时值初夏。

谭雨微每天出门都很慌乱狼狈，今天也不例外。她五分钟前才从床上挣扎起来，头发微乱，外套领子没翻好，一脸的睡眼惺忪。要不是化了妆，怀里夹着一大沓文件，肩上背着皮包，手上提着笔记本电脑包，她就与每天为了一千多元月薪而奋力拼搏的底层文员形象没什么不同——她并不是瞧不起底层文员，说到底，她与她们一样只是这个城市中忙碌的蚂蚁。唯一的区别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是刚从校门出来满怀幻想的天真女孩。她失去了时间，花费精力，最终换来对人对事的洗炼与豁达。要说优势，她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现在的雨微是《捷报》杂志主编，手下管着十几号人。可以稍感宽慰的是，目前杂志的销量不错，上上下下对她也钦佩有加。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三手“普桑”在覆满桐荫的老街上跟随车流。车子走走停停，像喘气的感冒患

谢
你
曾经爱过我

001

者。但雨微并不心烦,她一边捏着饼干扶着方向盘,一边注意路况,还要时不时看一眼记事本。是的,今天第一件要事是打电话给印刷厂,让他们加印杂志。她上午在便利店就买不到《捷报》,说明杂志已经脱销了。读者对这份杂志的异常热情让她感到惊讶。在这个城市里,难道真有那么多人需要时尚生活指导吗?或者,她自己亦需要有人指导。

“对!加印一千本吧!来得及!您多帮忙!还有!上一期广告排版出错,要记得更正啊!……再错客户要不高兴了!好!那就这样!……”

突然,一辆自行车从她前面横过。雨微本能地急刹车。她几乎要一头撞到方向盘上,感觉前方连人带车倒在地上。雨微赶紧下车。

马路上一个打扮奇怪的年轻男人正准备站起来。他戴着帽子,穿的衣服既像马戏团小丑,又像一个蹩脚理发师。他的自行车歪倒一旁。一包东西掉在地上。那是一件白色的婚纱礼服。马路上的水渍把礼服弄脏了。

“你没事吧?你还好吗?”雨微问他。

蹩脚理发师慌里慌张地回答:“没事!没事!你没事吧?”

“我?……”

这世道,居然还有人被撞反而关心撞人者。雨微一时接不上话。远远传来警车的鸣笛声,一位警察骑摩托车过来。蹩脚理发师赶紧开始收拾礼服。礼服一角被车轮轧到。他一扯,礼服破了。他愣住了。但是似乎来不及更多思考,他就匆匆跨上脚踏车。

“你确定你没有受伤吗?”雨微问这个怪人。

对方摆摆手。脚踏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几隐几现,如一滴水溶于大海,一会儿就不见了。

雨微回到车上,惊魂甫定。她想启动车子,可是讨厌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在马路当中熄火,摆出一副舍我其谁雷打不动的赖皮架势。路口交通顿时瘫痪。后面的车队千呼万唤等来了绿灯,可是一辆也通过不了。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雨微可想而知里面还夹杂着司机的咒骂。她回头看看后方。天哪!从小安静娴雅的她,还从来没有制造出过如此混乱拥塞的壮观场面。

警察招呼两个路人把雨微的车推到路边,然后把事件的经过问了一遍。他似乎要给雨微开出罚单。雨微并不在意罚单。但她突然想到方才被自己撞倒的年轻人。那个蹩脚理发师不知道有没有受伤?他弄破了礼服,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她有时候会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就如同这个拥挤的路口。每天都是聚散离合,每天都是潮起潮落。

因为事故,雨微来到杂志社的时间明显比平时晚。她的出现没有引起下属们多少注意,大家的热情全在窗口的空调机上。圆乎乎的宝妹热得满脸通红,像一个洗过

水的胖西红柿。她急不可耐地推开两位修理工,大喝一声:“我要人间蒸发了!让我来!”一脚踢到空调机上。

机器没反应。宝妹耸耸肩。大伙一阵欢笑。

真正的夏季还未开始,空调已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热销的电器。雨微也觉得热,但她也无可奈何。她今天要召集大家开选题会。这该死的空调。

这期的选题照例是关于都市生活的。帅哥马俊说:“干脆就做 SOHO 理财报导……”

众人反对:“SOHO 春节特刊才做过的。”

雨微慢条斯理道:“有没有新观点?不是做过就不能做!得看从什么角度发挥?”

李双跟风:“我总觉得大家把这一群不必朝九晚五日的人神话了。媒体很少探讨这种生活的现实面!”

宝妹说:“没错!我就有几个搞设计拍电影的朋友,有一顿没一顿,就凑合的不怎么快活!”

宝妹一说话,大伙儿就发笑。她继续无限幽远地说:“我那几个朋友现在都搁浅在家里……”

雨微突然想到一个选题:“题目就叫‘酥活(SOHO)等于快活吗?’——怎么样?”

众人缄口。大伙对主编照例是信服的,可是又都担心实现不了主编的选题目标。一位挥汗如雨的工人嘀咕,“嘎老的机器,零件都没得换……”

雨微笑了:“加把劲!销售破五万,我跟社长争取换空调。”

众人欢呼。

对于选题,对于杂志,雨微一向是有把握的。她知道自己的优势。她不是个强人,更不想当女强人或女强盗。她从小安静,所以她知道以静可以制动,四两拨千斤。对于预计内的事情,她总会想出好办法。

但是,这个城市里总有意外。

处理完杂志事务。一大早,谭妈妈就千叮咛万嘱咐,雨微一定要穿裙子。雨微这个年纪的女子,裙子是最典雅大方的;还有千万不能迟到;应该略施粉黛……

谭妈妈要雨微见一个长辈。据说这位长辈也是有身份的。谭妈妈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在上海,体面是这个城市的宗教。因此,谭妈妈必须对雨微从严要求。雨微对这些并不热心,但她爱自己的母亲。她想,就当是与妈妈约会,让她开心,似乎也是有趣的选择。

约会的地点在一个五星级饭店的大堂。雨微对高级饭店的旋转门有障碍。因为她总是慢三秒,抓不准进入的时间,好不容易闪进缝隙,大书包还被旋转门卡住。她还跟一个老外在门的两边进退两难对峙了一下。

谭妈妈远远地看见女儿浑身松垮，东张西望。宽大的外套、牛仔裤、休闲鞋，跟在校大学生没两样。谭妈妈差点没晕倒。

“我特别叮咛你要穿裙子！”

“工作像打仗……我带着……”

谭妈妈大喜：“带啦？快去换啊！”

雨微嗫嚅回答：“我带着。在车上，车抛锚了，送修了。在后车厢，忘了拿！你说见一个长辈……我这样，不算失礼吧！”

谭妈妈深呼一口气，脸色铁青，这一吸气，更不得了，一把抓住雨微，缉毒犬一样嗅着她的身上和头发：“你哪来一身烟味？”

“开编辑会，那些人不抽烟就脑死……”

老妈几乎要怒吼了：“你让我脑充血，我现在就可以脑死给你看！”说完，拽住雨微就冲往大堂的洗手间。

当妈的掏出皮包里的香水当消毒水用，对着雨微上下喷洒，雨微拿手挡。

“妈！干吗？我最恨香水……”

谭妈妈嗔道：“我才恨！我刚才看见你走路进来那副掉魂的样子，我就想到——想到你那个不负责任的老子！你越大跟他越像，连走路都一个样，活生生是他的翻版！我白费十年工夫还是去不掉他在你身上的余毒！你说我不恨吗？”

她一面咬牙切齿喃喃自念，一面手沾水把雨微乱发拢一拢，两颊使劲捏出腮红。她实在受不了女儿的上衣，索性脱下她的外套，拿自己身上的丝巾往雨微身上一裹。然后无计可施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镜子里的雨微掠过一丝受伤的眼神，做母亲的怎么会不知道女儿的心思。谭妈妈知道自己话说重了，勉强补一句：“也……只能这样了！”

雨微沮丧万分地任母亲摆布。她对这个从小被母亲塑造的自己，觉得遥远陌生，又感到压抑无助。母亲不会给她思考的时间，急急推她出洗手间。

咖啡厅里远远地站立起来两位客人，一位是雨微从小认识的朱阿姨——她才不是什么尊贵的远房长辈。另一位则是年纪与自己相当的男子。

谭妈妈如临大敌，小声叮咛雨微。自己则是得体高雅地走进来。

两厢客气地寒暄，礼貌地亲近。一番介绍之后，安排介绍对象的背后真相摆到台前。雨微稍有局促。她虽有预感，但还是意外。然而更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大约不到一分钟，那位年轻柔弱的先生连续打了几个大喷嚏，惊动了整个咖啡厅。谭妈妈和朱阿姨都一脸不解。此君匆忙抱歉起身，掏手帕奔到咖啡厅外，又是一串惊天动地的喷嚏。高级咖啡厅里亘古未有的喷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相亲多半是失败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真正出糗的人是男方。意识到这一点，

雨微多少感到一点安慰。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谭妈妈显然对介绍人朱阿姨不满,抱怨男方打的大喷嚏。经历了多次相亲,雨微只感到疲惫。她微弱地反抗母亲擅自主张。

听女儿这么说,谭妈妈的话立即多了。

“提前告诉你是相亲,你来吗?朱阿姨是好意!人家是多媒体公司的总经理,刚从澳洲回来!人家相亲,要按年轻貌美排,什么时候才能排到你?和朱阿姨关系不同,所以才抢先让你们见面!你的事现在也用不着我急,人家不相干看了都急!你要是才大学刚毕业,我也乐着等你精挑慢拣……女人一过三十就大江东去了,我每天都在替你倒计时,你却自己一点都……”

好事的出租车司机从后照镜望一眼,插嘴道:“三十啦?一点都看不出来!”

雨微一脸尴尬。谭妈妈一脸不高兴,咽下没说完的话。挤在车子后座狭小的空间里,母女俩格外难受。对于女儿三十还不结婚,谭妈妈只能哀莫大于心死。她接着说起女儿的同学季敏。季敏的妈妈孙老师与谭妈妈也算是朋友了。季敏在纽约经营画廊,又嫁给国际公司的大老板,据说光房子的花园就两亩地!

听多了这些话,雨微照例低头默不作声。

谭妈妈接着说:“你跟季敏一路同班同校,我跟她妈又是同事,小时候你还样样赢她,越大你越不如她!你除了比她多拿一个硕士,其他真是没得可以跟她比的!也怪我当初坚持要你在国内念硕士,我要是咬咬牙也把你送出去,你现在说不定比她……”

“妈!非得这样比吗?我跟季敏是好朋友!”

谭妈妈惊讶道:“好朋友?人家踩着你你还不知道疼?你没看见当孙老师听说你还没有对象,那一脸的吃惊抱歉又同情的样子,她还拍着我的手背,直安慰我,说结婚也不一定都好!她这话不是存心挖苦我是什么?我要不是头还没吹,我真想站起来就走!”一想到这些,谭妈妈突然哽咽了,“我为你花的心血,难道比她对季敏少,人家退休,身边有老伴,孩子又找了好对象,我呢?两头空!”

谭妈妈这辈人有这辈人的人生观。雨微虽然不全同意,但是看到母亲眼里含泪,她就忍不住心酸,觉得自己不争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说对不起。

2

相亲只是平静生活中一小片乌云,时间的风一吹,立即消散了。雨微的生活重心是她主持的那本杂志。这一期的人物专访又要开始了。这些年媒体猛吹精英风、时尚风,所谓的成功名人是流行杂志的身份和名片。谁要能做出成功名人的爆料新闻与

深度访谈,那就意味着杂志的专业能力。雨微亦不能免俗。这一期的人物是霍然——这个城市里的IT新贵。

每年,在这个移民城市里总要产生一批新贵。他们或有出色的背景,或依靠出色的个人能力取胜,更传奇的故事就是一夜暴富。总之,他们的人生是被上帝选中的那幸运的亿万分之一。他们各有各的传奇,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穿着命运宠儿的神秘外套。

霍然的采访约会是一周前早定好的。可不巧的是,采访记者与摄影记者双双请假。按常理,雨微是不能同意这样的请假要求,可谁叫她是善解人意,同情下属的领导呢?她批准了下属的请求,其结果就是自己必须出马采访。而摄影记者也要临时抓差。

摄影记者离开前推荐了一个人。采访是下午进行。但是直到采访当天中午,这人还没出现。雨微的助手不停地在电话里催他,似乎都有些抓狂了。要是摄影记者不来,就只有将来补拍。终于,这位仁兄出场了。他的出现也有戏剧效果。首先是杂志社保安不让他进门。然后他又直闯社长的办公室。要不是助理把他从别的办公室解救出来,他估计还要磨蹭半天。

雨微见到他的时候。他居然瞪大了眼睛,无比亲切地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呀!”

这人是谁呀?雨微在心里想。但是采访的紧急不容她思考:“今天的采访很重要,你都准备好了吗?”她问。

“什么采访?我带了照片,这是我的摄影习作。”

他居然连什么采访都不清楚?雨微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我们摄影记者的朋友?”

“噢不,我是一个人来面试的。”他憨厚地回答。雨微差点没晕过去。他接着说:“真是巧,我见过你。我一直很想进杂志社学习,这几家我都跑过了。”他一面说一面拿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许多杂志社并且多数划掉了,显然都是被拒绝的,“你也看得出来,我的机会实在不多!我大学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可是我喜欢摄影!我很努力!我可以学!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雨微的头依然晕着。但是下午已经约好的专访需要一个摄影,现在临时也找不到人了!“我们临时找不到摄影……”她说。

“对!对!临时到哪里找人!大家都很忙,只有我有空!”

“先试用你一次!拍得好,你就有机会!”

这个看似小男生的男子显然很兴奋。他几乎要涨红了脸跳起来。“谢谢,谢谢。我叫侯志杰,朋友们都叫我侯子,你也可以叫我侯子……”

“你在杂志拍过?”雨微打断他的感谢。否则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收场了。

“没有!我在……婚纱摄影公司当助理,结婚喜宴我去拍过!我还拍过很多……”

雨微又晕了。

突然失去而又突然得到的摄影记者仿佛也是一个征兆。这个征兆意味着杂志的命运福兮祸之所伏。临行采访前，雨微被叫到社长办公室。她原以为是杂志日常事务性的咨询。结果她发现自己想错了。

社长说得很简单。只有几个字。

“杂志要停刊了。”

这个晴天霹雳仿佛是沙漠战争里的美军炸弹。雨微的脑海里扬起漫天尘土。她一时发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我们的杂志是赚钱的！我们的销售量马上要破五万了！”

社长说：“出版业开放国际市场，考虑将来的竞争，单位决定结束出版转做其他项目的投资！”

“可是我们有竞争的實力！连续三年我们都评了奖！”

社长面无表情，却似面露痛苦道：“我知道！你带着这几个年轻人很努力，但是出版社其他部门亏损太大，为了弥补亏损，单位已经把这块地卖给地产开发商了！这栋楼很快就要拆了……现在还有哪件事比卖地盖楼值钱？多一本书少一本杂志也没有人在乎！”

社长也有自己的无奈，也许他的承担更多。但雨微听不见一个字，她木然望着窗外一片浓绿，一语不发，脑子好比轰炸过后的一片空白与一片废墟。

她走出社长室的时候，侯子还在走廊痴痴等着呢。她毫无目标地自顾往前走，他在后面跟着。

“我用老相机是NiconF2020j，数码的我还没有，还在存钱！不过我觉得传统相机拍出来感觉还是好！可是我今天只带了一个镜头。”这个年轻男人得意而又沾沾自喜，丝毫没有察言观色的本领。他接着说，“我也没想到马上被录用！不过拍人物是够用的！”

他讲了一大串，雨微才转头看他。他仿佛看见雨微眼睛里有眼泪，一时也愣住了：“你们社长……我刚才见过。很凶是吧？也不算很凶。没关系！挨骂一定要挺住，这我经验可丰富了！我挨骂的时候一定会两眼盯着那个人的鼻子看，要集中眼神，全心全意，看着他的鼻子，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忽然就讲不下去了，很管用，不信我现在盯着你的鼻子，你骂我试试……”

他说完就盯着雨微的鼻子看。雨微感到哭笑不得，她和一个完全陌生又不知情况的人能说什么呢？她恨不得打他，但是打他只会让他笑。他估计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年轻男子。

“采访不能迟到！我们走吧！”

他不依不饶地说：“啊！你不相信我说的？”

雨微皱紧了眉头，快步走。

他紧追着：“我等这机会已经一年了，我没想到我这么幸运……”

“你有完没完。”兔子急了还蹬腿呢！雨微也急了。侯子不再说话，他默默地跟在雨微身后，看不见雨微脸上的表情。

霍然的公司在城市一隅的地标建筑里。这是个外表高级的写字楼，里面穿梭着忙碌工作的上班族。男的西装领带，女的皮鞋短裙。大楼顶层，正是联强集团的总部。想来有些奇妙，老板霍然就端坐在这个大楼顶层的某间建筑里，坐在一平方尺的座位上，营运着以亿为计的资本与几千名职员。

接待区白色的沙发凸显公司的品位。人站在玻璃帷幕的大楼顶端，有如在云上一般。侯子小心翼翼贴到窗边，望一眼，立刻觉得晕，退回来不敢再看。也许他这辈子第一次到这么高的写字楼。

然而这人间浮华的一面仿佛与雨微没有太多关系。她此刻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准备采访资料。纸上的字都认识，却不能组织成完整的意思。一想到杂志社要关闭，她就心如刀割。

“我觉得人两脚离地太远，很危险！太高的地方，缺氧！你不觉得有点晃吗？”侯子说。

雨微瞪了他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打扰你……”

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了，把雨微和侯子带进办公室。侯子隔着玻璃看见霍然，嘀咕道：“啊……这么年轻？这么大企业。我还以为要采访的是一个老头子……对不起！”

霍然的办公室宽大而宁静。浅色为底，局部点缀灰色和暗蓝色，假如不是大阳台透进阳光，这里就像是深海中的一间大船舱。

这位年轻的老板，穿得很轻松。他与他的职员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可以不必打领带。敞开的蓝灰色细纹格子衬衫里，露出圆领衫洁白的领口，细细的银丝眼镜，脸上没有企业总裁的杀伐气，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还带有几分忧郁的气质，同时还有科学工作者的内向。

他显然非常忙碌，几乎在最后一分钟才处理完手边的事，站起身来说：“请进！别客气！请坐！”

雨微以标准的姿势递上名片：“您好！我叫谭雨微，这是我的名片。他是摄影，访谈中我们会拍一些照！”

办公室的门悄然无息地关上。侯子突然变得很专业。他细心地调整百叶窗的光线。

采访开始了。

“说到产业国际化。您对国内目前一股成立跨国集团或者向国际公司进行并购整合的风潮有什么看法呢？”

霍然说：“国内许多企业打下江山不过短短十到二十年，为了适应市场开放，的确在经验技术方面需要跟国际公司合作，半导体产业在这方面更有迫切感，因为我们必须缩短攻占海外市场的距离。并购本身很单纯，就是商场上的买卖！买卖有赚有赔！但企业经营不是单纯计算赚赔的数字游戏。至少，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相信合作是好的，大家取长补短可以扩张企业的竞争力……”他的眼睛望着某个不存在的焦点，仿佛若有所思，而又侃侃而谈。他一定是经历了无数这样的场面。

他说，企业之间更需要合作，大家应该追求利益共享和“双赢”；他说，企业与人生一样，如果只停留在生存的层面，一切都是残酷的！理想是摆脱这种残酷唯一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丝理想，他想他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也许她也不会坐在这里！竞争永无休止，但是要等最后一个人倒下，理想才可能倒下！

冥冥中，他是在劝解她吗？

时间过得很快，秘书敲门进来，下一位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了！雨微恍然回神。

“对不起！打扰您这么久！谢谢接受我的访问！”

他愣了一愣，诚恳地问：“内容够了吗？我可以请客户稍微等一下……”

“谢谢，已经足够了！谢谢您。”

他接着说：“我很荣幸！我车上经常摆一份《捷报》——这是一本很好的财经杂志。我也常推荐给一些朋友！”他仿佛是那种不太善于交际的人。雨微甚至觉得他有一丝羞涩。

雨微忽然一阵强烈的难过：“是吗？真的很谢谢您！不过，您这是我最后一篇专访了。”

“最后？”

“《捷报》要停刊了！”

霍然与正在收照相机的侯子都一脸诧异。

“我觉得很幸运，最后一位专题人物能采访到您！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我相信我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人，我要坚持理想——这是您说的。”

他想表示关切，但又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雨微说完打扰，然后带着侯子离开了。她离开时的背影，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又拿起桌上的《捷报》，翻阅起来……

“摄影师”侯子把底片交给雨微的时候，这个鲁莽而稚拙的年轻人显然心情愉

快。对他而言,《捷报》停刊的消息显得很稀疏平常,如同他那些没法做长的工作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特异功能——迅速让自己与周围的人陷入困境的特异功能。然而他知道雨微的心情不会好,因此他对自己的到来所带来的霉运感到抱歉:“唉!我一来,什么事情就要变糟。对不起,我是天生的杀手!”

雨微没有注意到他们杂志社任期最短的摄影师的话,沉浸在自己的伤感里:“今天早上我们还充满希望在规划未来,现在我要亲口告诉他们,大家要失业了!马俊刚买房子,李双下个月要订婚……”

侯子不忍心看到雨微难过的样子,想着自己的“经验”,他说:“失业其实也挺幸福,每天都是未知,都会有新希望!呵呵,反正你不相信我说的!”

雨微确实笑不出来,她只是看了侯子一眼,公事公办地说:“谢谢你!我会让会计把稿费寄给你!”

侯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没关系的!让你欠着!下次有机会你才会想到我!再见!”说完挥手走了。

雨微走过老办公楼的走廊。今天下午的走廊显得特别沉闷安静,一切都显得孤寂而空虚。然而她必须鼓起勇气面对大家。刚推开编辑部的门,突然一阵气球花炮声响起。办公室变成了派对现场,巨大的蛋糕就摆在中间。随着众人大声喊“Happy Birthday!”雨微才想起今天原来是自己的生日。蛋糕上有三根大蜡烛,表明生日的人已经三十岁。在这样的时刻里,不知道是该激动还是该难过,然而眼泪不争气地从雨微的眼眶中溢出来。

“你们……谢谢……”雨微的声音哽咽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通报坏消息的夜晚,她应该和大家一起恣情狂欢。她或许已经压抑太久,仿佛不会游泳的人挣扎到水面上拼命呼吸。这一夜,她与前途未卜的同事们一起喝了很多酒。因为也许过了一夜,就无所谓明天了。

回家已经很晚了。宿舍小区也在安静中歇息。雨微嘴上哼着歌,然而被酒浸湿的心还在流泪。

谭妈妈等了很久,一腔好心情全化成对女儿又恨又爱的愤懑。自己辛苦准备了一桌菜和生日蛋糕,只是希望女儿的生日能美满。可女儿竟不领当母亲的这份情。看到雨微开了门,谭妈妈劈头就问:“你跑哪里去了?手机也不开?”

“没电……没电了!”

一股浓烈的酒气几乎要直冲云霄。谭妈妈又惊又怒:“你喝酒啦?你疯啦!竟然敢三更半夜一个人在外面喝酒?”

“一点点……喝一点点……不是……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是……同事……”雨微知道自己没醉。

“你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外面喝酒，天一黑外头什么样坏人没有？你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你这样子，除了像你那不争气的父亲，还会像谁？”谭妈妈责备而又心疼，一面骂她，一面去浴室弄热毛巾。

雨微往沙发上一靠，只觉得头晕目眩，隐约瞥见桌上的饭菜和蛋糕。谭妈妈走过来，还没来得及开口。雨微抱住母亲，啜泣道：“妈……对不起！我真是不好！老让你失望！我希望你开心，我真的很努力想让你开心！请你相信我！求求你以后不要再说我像爸爸！我干吗像他！我不要像他！我知道他伤你很深，可是我没有！我只想做你的乖女儿，我知道我还做得不够好，可是我很努力，真的，我真的很努力啊！”雨微语无伦次地宣泄着压抑。也只有在母亲的怀里，她才可以这样。

“你喝醉了。”谭妈妈也哭了，却尽量保持平静，她打断了雨微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话，不让女儿有充分抒发的空间，因为她怕听，她怕自己也崩溃，她硬是把女儿架回房间。

“你何必给我过生日！我没资格过生日……我混到三十岁还没人要……我真的很丢人……”刚开始只是喃喃自语，最后是一句无助的疑问，“……妈！我很丢人对不对？”

谭妈妈忙碌着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替女儿脱衣换鞋。她不想和女儿说下去，再说下去，她怕自己也受不了。当母亲的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的女儿：“你一头栽到工作里能行吗？妈固然希望你有自己的事业，不靠男人，可是没有个男人可以依靠，终究是女人的悲哀！我吃苦无所谓，我总想着你会过得比我幸福啊！当初生你的时候，不足月，生下来只比巴掌大，活不活得过来都不知道！现在你三十了！好啦！回头想没有一件开心的事！还是朝前看！不哭了！丫头！生日快乐！咱们中国人过虚岁，三十还可以装二十九……”安抚完女儿，起身带上房门出来，谭妈妈不禁想起生命里曾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但是她不允许自己再为破碎的婚姻伤感。她把喜庆的蛋糕收起来放进冰箱。

睁开眼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阳光照在壁橱上，雨微听见附近工地的敲打声隐约传来。她不想起来。手机的短信声响个不停，上面一行简讯：主编早！三十岁的感觉好吗？“很烂！有一天你会知道！”雨微不由得喃喃自语。她关上手机，感到沮丧，头痛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今天周末不赶着上班，我给你做点馄饨！”看见女儿从房里出来，谭妈妈头也不回地说。

雨微站在狭小的厨房边上，心想杂志社关门的事很难瞒着母亲。与其憋着难受，不如一吐为快。她试着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说：“妈！杂志社要关门了！”母亲愣住的瞬间还是被雨微发现了。谭妈妈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也许是在消化这简单一句

话里包含着的信息。雨微有些惊慌失措了,在与母亲的沟通上,她一直做得不好。她解释道:“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单位别的方面亏损,他们打算结束所有出版业务,把楼卖了。”谭妈妈的眼里全是失望。这是母亲意料之中的反应。她一点点地分析着现实对女儿的不利因素。雨微没有勇气抬头。她又只能逃回自己的房间——从小,雨微就在这个堆满了书的房间里逃避世界的。

这二十多年来,她总是尽量满足母亲的期望,然而结果总是失望。失望的不仅是母亲,还有她自己。有人说,失望亦是一种成长。但是,为什么自己总长不大呢。

3

霍然的妻子殷之涵是一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假如说世俗中还有完美的话,那么,之涵以她的美貌,她的家世,再加上她的先生,几乎就可以配得上完美这样称谓。她是她这个世界的宠儿——容貌、财富,当然还有一个男人完整而热切的爱。

可是即使这样殷之涵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这种烦恼缘于血缘与亲情。之涵的母亲是生她的时候死的。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以牺牲母亲为代价。这份母爱太沉重了。从小到大,之涵隐隐约约觉得父亲殷莫成更爱的是哥哥之浩而不是她自己。可要是能挽回母亲,全世界的人恨她都可以。之涵从小就能理解这种偏心。可是,哥哥之浩与父亲二人偏又性格不和。两人都在国外,聚少离多,一见面就吵架。多重矛盾在这个人数并不多的家庭上演着,之涵为此没少操心。但她的努力也仅限于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好女儿或是好妹妹。

为了这些事,霍然也常常替妻子烦恼,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年来,殷老爷子年纪大了,多年旅居国外当教授的他准备回国安享晚年。之涵觉得这是一个家庭团圆的好机会。这一天,夫妇俩从机场接回严厉古板的殷莫成教授,然后驱车回到殷家的老洋房。

老洋房本是殷家的产业,在数次运动中流离转手。人老了容易怀旧,做儿子的当然了解父亲的心理,因此之浩费心费钱买了老房子,重新装修,希望父亲能安心入住。但是他的精心筹备不能告诉父亲,殷教授要是知道了真相也一定不肯入住。父子俩尽管在心里也许彼此惦记,但谁也不愿意低头。

作为孝顺女儿的之涵在老房子面前不敢也不能提之浩的名字,她只能对父亲说:“我说要给您一个惊喜的!霍然发现这栋房子还在,他把房子买下来,原来屋子里住的十几户人家都动迁了,又再找人按照当初的样子把房子重新整理过!我知道您

一直想着老家！我还记得您跟妈有一张小照片，好像就在这棵树下照的……”

“谢谢你们这么费心……”殷教授不禁触景生情，有些老泪纵横的样子，说了许多感激女婿的话。他的感激像贴错地方的治病膏药，霍然只有笑着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殷教授回来之后，女儿之涵陪父亲的时间增多了。几个月前，殷教授意外中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将来会如何，只有天知道。一想到这些，之涵就会紧张而又难受。除了一片孝心，之涵更有另外两层愿望。一是希望父亲接受哥哥，同时也希望父亲能认可自己。长久以来，殷父对她的事业与成绩不闻不问。她希望父亲多关注自己。因为至少，这应该是作为女儿独有的娇宠。

这日，殷莫成正坐在书房的窗边。之涵劝他去花园晒晒太阳。殷莫成摆手拒绝了之涵的搀扶，他坚持自己站起来，靠手杖支撑，很吃力地挪向轮椅，当他坐下时，颓然叹一口气。他是个刚强的人，不肯服输，然而现在这样的状态，使他无奈。他恨这个样子，却无能为力：“我成一个废物了！”

“爸！别这么说！中风需要时间康复，你已经进步很多了！”之涵安慰鼓励着父亲，把轮椅推到院子里，“我会找最好的医院给你做复健。”父亲老了。眼前的老人已不是她当年山一样的父亲。

“不要浪费力气在我身上，我现在就算能走，哪里也不想去，你们把我安顿在这里，我应该心满意足了！我在这里经常梦到你妈，她常来陪我！”殷父悲伤地说。

之涵犹豫着想把哥哥买房子的真相告诉父亲。看见父亲陷在老房子的回忆中，她忍不住说：“我记得哥哥是在这里生的……”

提到之浩，殷父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把轮椅转开说：“他是在这里生的，也是被我从这里打出家门的！他没有尽半点为人子的孝道。他甚至忘了他是殷家的长子，忘了他对殷家的责任……”

之涵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好在负责照顾殷父的德叔回来了。他带回来一张报纸，上面是之涵和法国总裁握手的照片。德叔献宝一样指给殷父看。

之涵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啊！昨天跟法国一个厂商签约……”她说得轻描淡写。但其实那是一场盛会。在签约仪式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礼仪赢得了众人的赞叹。之涵在意地望着父亲的表情，同任何一位一心只想要得到父爱的女儿一样。

殷莫成不置可否地把报纸移开。他是个传统而有些固执的人。他始终觉得女人的价值不在于事业上的成功，而是家庭上的成功。之涵在家庭上显然少了一样——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他自己推着轮椅回到屋内，并没有注意之涵眼中的受伤。

雨微最终还是得把杂志社解散的消息告诉了大家。